

谈苏轼常州所作词

张 志 烈

(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00)

摘 要：作者对苏轼所作常州词 6 首：《菩萨蛮》（买田阳羨吾将老）、《浣溪沙》（倾盖相逢胜白头）、《浣溪沙》（炙手无人傍屋头）、《浣溪沙》（菊暗荷枯一夜霜）、《浣溪沙》（几共查梨到雪霜）、《蝶恋花》（云水萦回溪上路）等的背景、内容进行分析，解说，言简意赅，引人入胜。

关键词 苏轼 常州词 简说

中图分类号：I206 文献标识码：A 文章编号：1009-8666(2012)01-0006-04

苏轼在常州、润州、真州一带所作词近 30 首。今将其在常州境内所作词 6 首，作一简约说明。

菩萨蛮

买田阳羨吾将老，从来只为溪山好。来往一虚舟，聊从造物游。

有书仍懒著，且漫歌归去。筋力不辞诗，要须风雨时。

此词作于元丰七年（1084）九月下旬，在宜兴买田已成之时。苏轼元丰七年由黄赴汝，沿长江东下，六月底达金陵，约八月十四日离金陵至真州，州守袁陟以学舍作为其临时居所。住真期间时来往京口，计居真二十余日。九月下旬始经常州到宜兴。词中洋溢买田归老的自适情怀，是在宜兴买田已成的口气，故应作于宜兴境内。

自贬黄以来，苏轼就在筹谋买田归老。如元丰五年三月七日，就曾亲到黄州东南三十里之沙湖相田。元丰六年八月，曾遣儿子苏迈，往荆南买田，同时与杨元素、陈季常、乐京都曾商议买田之事。最后都未买成。赴汝途中，曾欲在金陵买田，未成。了元（佛印）欲助其在京口买田，亦未成。正如苏轼在《次韵叶致远见赠》中所说：“欲求五亩寄樵苏，所至迟留似贾胡。”这段时间心中一直悬念着。

宜兴买田成功，就是在这样一种心态下实现的，其愉悦情绪可想而知。再者，卜居宜兴又本是苏轼长时间的宿愿，在真州时与任职江淮荆浙发运使的同年友蒋之奇相见所作《次韵蒋颖叔》诗，很清楚地说明此点：

月明惊鹊未安枝，一棹飘然影自随。

江上秋风无限浪，枕中春梦不多时。

琼林花草闻前语，罨画溪山指后期。^①

岂敢便为鸡黍约，玉堂金殿要论思。

蒋之奇，字颖叔，常州宜兴人，早在嘉祐二年（1057）与苏轼兄弟同榜进士及第，在参加新进士琼林苑宴会时，言及宜兴风光，苏轼遂与他相约卜居阳羨。这件事可以说是苏轼一生的“常州情缘”的发端。清人王文诰解此诗时说：“江淮发运使置司真州，时蒋之奇正在真也。公自金陵访求田宅过此，初无意于真州，及遇袁陟，始有寄家之事，而蒋之奇又为谋宜兴田事，因有此作。其乞常之根，实肇端此诗也。”又说：“归宜兴事，始于蒋之奇，而成于蒋之奇。故唱和诗皆及宴坐相约之事，此非无因发也。如不谓然，则公方自金陵至真，其他距宜兴亦甚悬隔，何由知黄土村有曹庄田，事在必成，而经纪其事者，又适有此蒋生乎？此乃之奇预知其乡有曹庄田之可得，而遣其族人购之。故公自齐安以

收稿日期：2011-09-05

作者简介：张志烈，男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，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，研究方向：唐宋文学。

来求田甚难而至是则一拍即合也。”王氏所言甚确，尚有许多材料可证，兹略。还要补充一点的是苏轼此前曾亲到过宜兴一次，那是熙宁七年（1074）春天。熙宁六年十一月，苏轼以转运司檄，往常、润、苏、秀赈济饥民，次年春天有组诗《常润道中，有怀钱塘，寄述古五首》，其五云：

惠泉山下土如濡，阳羨溪头米胜珠。
卖剑买牛吾欲老，杀鸡为黍子来无？
地偏不信容高盖，俗俭真堪著腐儒。
莫怪江南苦留滞，经营身计一生迂。

此诗是熙宁七年春苏轼亲到宜兴的证据。王文诰《苏诗总案》卷十一记此云：“初游宜兴，泛荆溪，至单锡家，获中都公与蒋希鲁谢启。”所言亦甚确。单锡，字君贶，宜兴人，与苏轼同榜进士，又是苏轼的甥女婿，证以苏文《题伯父谢启后》和《祭单君贶文》，知熙宁七年春苏轼到宜兴，泛荆溪，再次表示想要卜居宜兴是不争的事实。

就以上简略引证可知，从嘉祐二年（1057）琼林苑宴会上与蒋之奇相约，到熙宁七年（1074）九月宜兴买田告成，持续28年的“卜居阳羨”心结一朝实现，其情怀之丰富感受可想而知，本词就产生在这时心态的基础上。

首二句言阳羨溪山好，故到此买田归老。“来往”二句，用《庄子·山木》虚船触舟事“人能虚己以游世，其孰能害之”语意，言自己将虚己而行，随顺自然大化。“有书仍懒著”言以高旷心胸对待穷愁，不似虞卿之穷愁著书。“且漫歌归去”，言将随意吟唱退归田野之志。“筋力”二句，言自己的健康状况尚不辞作诗，但要在感兴触发的时候。“风雨时”，这是苏轼与其弟相约早退的特有话头。苏辙《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》云：“辙幼从子瞻读书，未尝一日相舍。既壮，将游宦四方，读韦苏州诗至‘那知风雨夜，复此对床眠’，惻然感之，乃相约早退，为闲居之乐。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，留诗为别曰：‘夜雨何时听萧瑟。’其后子瞻通守余杭，复移守胶西，而辙滞留于睢阳、济南，不见者七年。熙宁十年二月，始复会于澶濮之间，相从来徐，留百余日。时宿于逍遥堂，追感前约，为二小诗云：‘逍遥堂后千寻木，长送中宵风雨声。误喜对床寻旧约，不知漂泊在彭城。……’”苏轼后在颍州作《满江红·怀子由作》亦云：“辜负当年林下语，对床夜雨听萧瑟。”

浣溪沙

倾盖相逢胜白头，故山空复梦松楸。此心安处是菟裘。

卖剑买牛吾欲老，乞浆得酒更何求。愿为同社宴春秋。

此词作于元丰七年（1084）九月下旬到十月初。细

审词中之意，当是在宜兴买田已成之后的心绪，所赠之友人亦是在宜兴当地者。

“倾盖”句，用邹阳《狱中上梁王书》中“白头如新，倾盖如故”语，言与这位友人相逢虽短却相知甚深。“故山”句，言蜀中老家只能梦中见到其松楸而现实却无法回去。松楸，陵上所栽，以指代祖父坟墓所在的故乡。菟裘，用《左传·隐公十一年》“使营菟裘，吾将老焉”语，指告老隐退之处。“此心”句，是说这里虽非故土，但只要居之心安，亦就是很好的退归养老之地。“卖剑”句用《汉书·龚遂传》：“上以为渤海太守……民有带持刀剑者，使卖剑买牛，卖刀买犊，曰：‘何为带牛佩犊！’”上文曾谈到苏轼《常润道中，有怀钱塘，寄述古五首》其五中云：“卖剑买牛吾欲老，杀鸡为黍子来无？”这里词中用自己诗中成句，所指都是卜居宜兴、退隐躬耕之意。乞浆得酒，傅注：“《阴阳书》云：‘太岁在酉，乞浆得酒。’”此处言既买田宜兴，得归老林下之田庄，又复能乞居常州，所求已出望外了。愿为同社，韩愈《南溪始泛》诗三首其二：“愿为同社人，鸡豚燕春秋。”盖古农村同社之人，春秋同祀社神。《荆楚岁时记》：“社日，四邻并结综合社牲醪，为屋于树下，先祭神，然后飧其胾。”唐人王驾《社日》：“桑柘影斜春社散，家家扶得醉人归。”此句是说愿与这位在宜兴新认识的友人卜邻而居。

浣溪沙

炙手无人傍屋头，萧萧晚雨脱梧楸。谁怜季子敝貂裘。

顾我已无当世望，似君须向古人求。岁寒松柏肯惊秋。

此词作于元丰七年（1084）九月下旬到十月初，与上首词用同一词牌，内容上意思紧密连贯，而且用韵一样，当为同时且赠同一友人之作。时令、景物、心绪皆是宜兴买庄田已成之后的感触。

“炙手”句，用白居易《放言五首》其四语：“昨日屋头堪炙手，今朝门外好张罗。”意谓自己如今潦倒困顿，来往交游的人很稀少。“萧萧”句，言深秋以来的风雨使梧楸之叶脱落，这是用景物烘托上句的感受。“季子”，此指苏秦。《战国策·秦策一》：“（苏秦）说秦王，书十上而说不行，黑貂之裘敝，黄金百斤尽，资用乏绝，去秦而归。”这里全句的意思是以苏秦事况困顿并巧妙地切姓，亦兼有对这位友人“不我弃”的感谢。当世，犹言用世，为世所用，干一番事业。“顾我已无当世望”，说看我自己已无望被社会任用了。“似君须向古人求”，说像你这样的朋友，不弃我于困顿，古道热肠，不可多得。此用杜甫《相从行赠严二别驾》成句：“高视乾坤又可愁，一躯交态同悠悠。垂老遇君未恨晚，似君须向古人求。”“岁寒”句，言松柏坚贞，不因寒冷而改变，以喻友人之品质。《论语·子罕》：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”

这两首词所赠的友人究竟是谁呢？

据词中信息，首先是先前不识的，此次到宜兴才“倾盖相逢”的。其次，此人应是宜兴当地人。其三，其居住地应当离苏轼买田之地不很远。其四，其人当热肠古道，有豪旷性格。从这几点看，我推测此人或许是慕容辉。周必大《省斋文稿》卷十九《书东坡宜兴事》引宜兴主簿朱冠卿续编《宜兴县图经》所载苏轼事有云：“邑人慕容辉，嗜酒好吟，不务进取，家于城南，所居有双楠并植如盖，东坡访之，目为双楠居士。王平甫亦寄以诗。”又《咸淳毗陵志》卷二十七《古迹》：“双楠轩，在县城南，慕容晖所居，状如偃盖，东坡为命名。”又《参寥子诗集》卷八有《慕容居士双楠轩》诗。

浣溪沙·咏橘

菊暗荷枯一夜霜，新苞绿叶照林光。竹篱茅舍出青黄。

香雾噀人惊半破，清泉流齿怯初尝。吴姬三日手犹香。

此词作于元丰七年（1084）十月上旬到中旬，在宜兴买田已成又尚居停宜兴之时。苏轼一生，喜食柑橘、种柑橘、吟柑橘，关于柑橘的文字较多，还写过一篇比较柑橘异同的《黄柑陆吉传》。但他最欣赏的还是当时出产在太湖中之洞庭山上的“黄柑”，即《洞庭春色赋并引》中所言“安定郡王以黄柑酿酒，名之曰洞庭春色”的名品。元祐九年春在定州时，友人钱济明寄来洞庭柑橘，苏轼复简《与钱济明书》中云：“寄惠洞庭珍苞，穷塞所不识，分饷将吏，并戴佳觥也。”这些涉及柑橘的文章中，最重要的一篇则是其《楚颂贴》：“吾来阳羨，船入荆溪，意思豁然，如惬平生之欲。逝将归老，殆是前缘。王逸少云：‘我卒当以安乐死。’殆非虚言。吾性好种植，能手自接果木，尤好栽橘。阳羨在洞庭上，柑橘栽至易得。暇当买一小园，种柑橘三百本。屈原作《橘颂》，吾园若成，当作一亭，名曰‘楚颂’。元丰七年十月二日书。”文中说“暇当买一小园”，分明是田庄已买成之后的语气，意谓有空当再增买一处果园。所以这篇《楚颂贴》可以断定是在宜兴买田之后所写，时间是十月二日。为什么会写此贴？很有可能是吃到了当地洞庭特产柑橘名品后有所触发而写。说到吃柑橘的诗，与本词关系最密切的当是元丰六年的《食甘》诗：“一双罗帕未分珍，林下先尝愧逐臣。露叶霜枝剪寒碧，金盘玉指破芳辛。清泉蔌蔌先流齿，香雾霏霏欲噀人。坐客殷勤为收子，千奴一掬奈吾贫。”这首词中的“香雾噀人”、“清泉流齿”，显然出自《食甘》诗。写词时糅括自己诗句是作家常事，然而必得是作诗在前，作词在后。又词中云“吴姬三日手犹香”，荆溪正在标准的吴地，又是在太湖边上食洞庭珍品，故此句移他处不得。故知此词及下首词皆当作于宜兴。

“菊暗荷枯”，言橘熟之时，霜露之下已是菊暗荷枯的初冬时节。“新苞绿叶”，沈约《园橘》诗：“绿叶迎露滋，朱苞带霜润。”“青黄”指橘熟时颜色。屈原《橘颂》：“青黄杂糅，文章烂兮。”“香雾”一联，出自苏轼自己的《食甘》诗，诗则用刘孝标《送橘启》语：“始霜之旦，采之风味照座，擘之香雾噀人。”“吴姬”句，即《食甘》诗“金盘玉指破芳辛”之意。

浣溪沙

几共查梨到雪霜，一经题品便生光。木奴何处避雌黄。

北客有来初未识，南金无价喜新尝。含滋嚼句齿牙香。

此首词与上首词同咏橘，而又同调同韵，故必为同时之作。

“几共”两句，言橘柑与查梨同为果类，同经霜雪，同样可口，但橘经人题品称道，便生光辉。《庄子·天运》：“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，其犹狙梨橘柚邪！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。”《世说新语·品藻》：“楂梨橘柚，各有其美。”“题品”，品评，品题。李白《上韩荆州书》：“一经品题，便作佳士。”这里指历史文献中对柑橘的许多赞誉。“木奴”，即指橘树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孙休传》注引《襄阳记》载：吴丹阳太守李衡于宅边种橘千株，临死谓其子曰：“汝母恶我治家，故穷如是。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，不责汝衣食，岁上一匹绢，亦可足用耳。”“雌黄”，犹言评论。古人以黄纸书字，有误则以雌黄（一种黄色矿物）涂之，因称改易文字为雌黄。“北客”句，言北方人初来或未见过橘子。“南金”，本指南方出产的铜，引申以喻南方优秀杰出的人才，这里用以喻橘，犹言这南方最珍贵最宝贵的特产。“含滋”，言亲口尝其滋味。“嚼句”，言以诗词吟咏其风采。二者皆得其美，故觉齿牙留香。

这两首词咏橘，描绘了橘子成熟的时令，刻画橘树的形状和果实的美丽色彩，更写出了食橘时的情态和美好感受，其实是通过橘的赞扬，写出了阳羨风物的美好，常州生活的美好，是宜兴买田成功后苏轼愉悦情怀的展现。

蝶恋花

云水萦回溪上路，叠叠青山，环绕溪东注。月白沙汀翘宿鹭。更无一点尘来处。

溪叟相看私自语，底事区区，苦要为官去。尊酒不空田百亩，归来分取闲中趣。

此词作于元丰八年（1085）六月到七月。毛本词题作“述怀”。王文诰《苏诗总案》元丰八年六月：“初闻起知登州，公将行，有怀荆溪，作《蝶恋花》词。”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三五六载，苏轼由责授汝州团练副使、本州安置复朝奉郎、知登州之诏命，下于五月六日。苏轼于五月二十二日至常州贬所，上谢表，六月始得到诏旨。

他由常州赴登州是在七月下旬。此词内容，确为行前怀宜兴荆溪之作。春恋田庄山水美景，假设溪叟之语，表现心中为官与归老之矛盾，希望将来能够如愿归来。语言清爽中有沉郁之思。

“云水”三句，描绘宜兴南荆溪上风光。《元丰九域志》卷五两浙路常州：“望宜兴，州西南一百二十里，一十六乡，湖洑、张渚二镇。有君山、运河、太湖、阳羨溪。”阳羨溪即荆溪。“月白”二句，写荆溪月下澄明清静景色。“溪叟”三句，假设溪叟旁观之言，展现出内心深处出仕与归田的矛盾。底事，何事，为什么。区区，辛苦劳瘁之意。苦，偏要，硬是要。溪叟私下议论说：为什么那样辛苦劳碌，硬要去当官嘛！“尊酒”二句，说将来自己还是一定要归老于此，享受闲适之趣。这既是表明终极意愿，也是当前解决内心矛盾的自宽之词。“尊酒不空”，用《后汉书·孔融传》：“及退闲职，宾客日盈其门，常叹曰：‘座上客恒满，尊中酒不空，吾无忧矣。’”王文诰评此词云：“词云溪上，即荆溪也。信为起知登州临去所作。自后入掌制命，出典雄藩，以及南迁海外，请老毘陵未克践归来之语。读公述怀此为之恍然也。”（《苏诗总案》卷二十五）王氏的这个体认是比较深刻的。

上面东坡在常州境内所作的6首词作了简单的说明，本应该打住了。但还有一首词，虽然不是作于常州，但对了解苏轼的常州情怀关系密切，所以这里附带说一说。

满庭芳

余谪居黄州五年，将赴临汝，作《满庭芳》一篇别黄人。既至南都，蒙恩放归阳羨，复作一篇。

归去来兮，清溪无底，上有千仞嵯峨。画楼东畔，天远夕阳多。老去君恩未报，空回首、弹铗悲歌。船头转，长风万里，归马驻平坡。

无何，何处有？银潢尽处，天女停梭。问“何事人间，久戏风波？”顾谓同来稚子：“应烂汝、腰下长柯！”青衫破，群仙笑我，千缕挂鱼蓑。

此词作于元丰八年二月，时在南都（今河南省商丘市）。《东坡纪年录》元丰八年乙丑：“二月……蒙恩放归阳羨，复作《满庭芳》。”王文诰《苏诗总案》元丰八年：“二月至南都……告下，仍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汝州团练副使，不得签书公事，常州居住。再作《满庭芳》词。”苏轼元丰七年十月由常州北上时，于十月十九在扬州向朝廷上了一篇《乞常州居住表》，但是“奏邸拘微文，不肯投进”（见《与王定国》第十六简），就是有关管上奏的官员不给交上去。十二月一日，苏轼到达泗州，拘留泗州期间，又再写了一篇《乞常州居住表》，遣人到

京城投交。这是东坡的一篇名文。洪迈称其“略无一佞词，真为可服”（见《容斋随笔·五笔》卷九）。郎晔注云：“公未至汝，上表自言有饥寒之忧，有田在常，愿得居之。表朝入，夕报可。人知神庙之卒喜公也。”苏轼于元丰八年一月未到达南都，得到诏命仍以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为汝州团练副使，不得签书公事，常州居住。此词即作于得到诏命后。因元丰七年四月离黄州时作了《满庭芳》（归去来兮，吾归何处），故这首词即用其韵。

词写乞居常州的请求得准，能够归住阳羨的欣喜心情。上片先从阳羨的美好风光说起，接着表示对朝廷的感激，未写掉转船头迅速归去的打算，展现了请求得准的愉快感。下片以仙游方式抒情，幻想自己是仙人又回到天上，借与织女的对话，反映了在“人间”遭到的困厄和如今能解脱归去的喜悦之情。全词想象奇丽，情感纵放，用语洒脱不羁。

“归去”三句，高兴地宣言自己能归到溪山美好的宜兴居住了。溪指荆溪，山指阳羨东太湖中包山（即西洞庭山）。“千仞嵯峨”，形容包山山岭高峻。“画楼”二句，描绘阳羨地方平野景色。据《桃溪客语》载：阳羨邵氏，因东坡此词，遂名所居曰天远堂。“老去”三句，言自己未能报效朝廷，却一再要求朝廷照顾。“弹铗悲歌”，用《战国策·齐策四》中冯谖事喻自己此前的请求。“船头转”，言掉转船头，原来是向汝州走，现在是向常州走。“长风万里”，言张帆疾行万里长途。“归马”句，形容船行如归马下平坡一样快而稳。《即步洪》诗中“骏马下注千丈坡”之意。“无何”二句，言无何有之乡哪里有。《庄子·逍遥游》：“今子有大树，患其无用，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。”“银潢”二句，幻想自己在天上遨游，在银河的极远处与织女相遇，织女向自己发问。“何事”二句，言为什么长住在人间，久历许多风波险阻。这是借想象中织女的问话，流露对仕途遭遇的不满。“顾谓”三句，言自己回头对同来的童子说，你腰下的斧柄怕已经腐烂了。此用《述异记》卷上：“信安郡石室山，昔时王质伐木至，见童子数人，棋而歌。质因听之。童子以一物与质，如枣核，质含之，不觉饥。俄顷，童子谓曰：‘何不去？’质起，视斧柯烂尽。”词中这个镜头是以神仙自比，表示在人间遭受的挫折不过俄顷而已，不足道。“青衫”，唐宋时低级官员服色。苏轼本为知州，因谪降始着此服。这里说穿上破烂的青衫，天上群仙笑之为千缕鱼蓑。此话在感叹自嘲中又深藏兀傲之意，是东坡这段时间精神状态的形象呈现。细读此词，对体会苏轼的“常州情缘”很有帮助。

注释：

①公自注：蒋诗记及第时琼林苑宴中所言，且约同卜居阳羨。